

格致学术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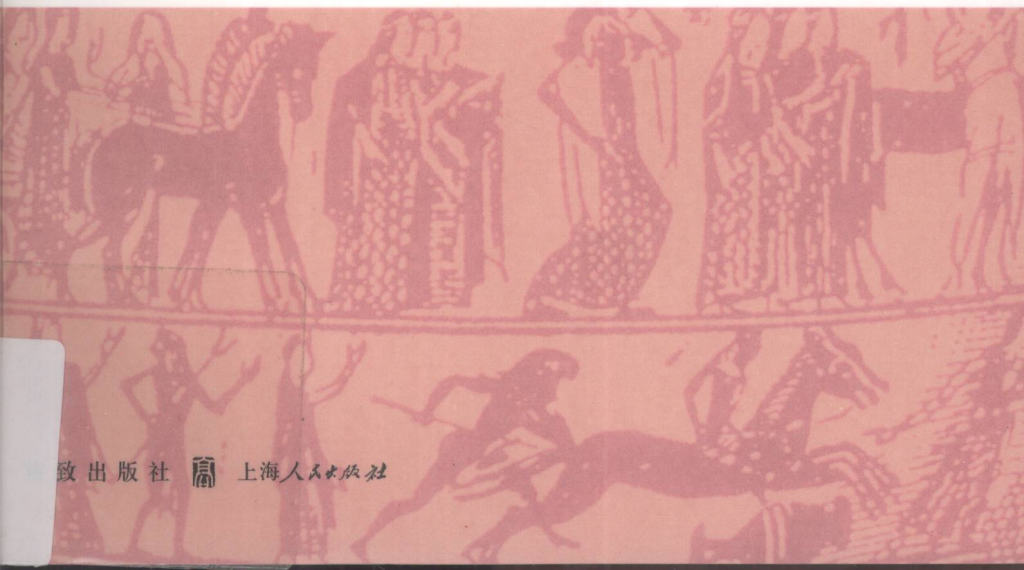
古希腊的劳作

[法] G. 格洛兹 著
解光云 译

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俗文化語彙 · 1

古希臘的勞作

◎ 俗文化語彙 · 2
◎ 俗文化語彙 · 3

古希腊的劳作

[法] G.格洛兹 著
解光云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的劳作/(法)格洛兹(Glotz, G.)著;解光云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格致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Ancient Greece at Work

ISBN 978-7-5432-1731-7

I. 古… II. ①格…②解… III. 经济史-古希腊 IV. F154.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965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封面装帧 陈 楠

格致学术译丛

古希腊的劳作

[法]格洛兹 著

解光云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8.75
插页 2
字数 382,000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1731-7/K·178
定价 52.00 元

总 序

古老而智慧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绚烂的文化，先秦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基本界定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并且演生为内在的精神价值，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规约着这片土地上亿万斯民的心灵世界。然而，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汇，以及斯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不仅让我们对那些来自海洋异质文明的了解成为当务之急，而且在这种了解背后更承载着文化和现实的双重使命。自晚清第一批试图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译介西方学术文化，形成中国西学译介涓涓细流，递及民国时代新学人的大力引进而渐成滔滔之势。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习知，更希望通过对西学的了解，滋养和更生己国之国民精神，以实现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急切历史诉求。

时至今日，中国致力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和全球趋于一体化并肩而行。尽管历史的情境迥异于往昔，但中国寻求精神补益和国家富强的基调鸣响依旧。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仍然渴盼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图将之融入我们深邃的传统，为我们的文化智慧添加新的因子，进而萌发生长为深蕴人文气息、批判却宽容、自由与创造的思维方式。惟如此，中国的学术文化才会不断提升，中国的精神品格才会历久弥新，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最为坚实长久的支撑。

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辞辛劳地引介国外学术著作,对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均起了不容否认的作用。尤其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中国出版界的开放和繁荣,引进和翻译西方优秀学术著作更呈光大之势。

此等情形,实际上是中国知识界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的超越梦想的潜在表达——吸纳外来文化之精粹,实现自我之超越,进而达至民强而国富的梦想。一如中国经典所言:“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本社欲倾力推出“格致学术译丛”,其宗旨亦在于此。

我们期待能以“格致学术译丛”作为一个小小的平台,加入到当下中国方兴未艾的西学引介潮流中,为我们时代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精神建设添砖加瓦。热切地期盼能够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联手组构为共同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不图急切的事功,不事抽象的宏论,更不奢望一夜之间即能塑造出什么全新的美好物事。我们只须埋首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责,相信必有和风化雨之日。

陈 恒

序 言

很明显,古希腊经济史不仅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古代研究的人们,而且对于那些希望在这样一个典型而完整的范例中了解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发展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兴趣。由于希腊展示了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景观:一个民族在几个世纪中从家族体制(Institutions)过渡到在城邦统治下的个人主义制度(system),并且越过那个曾经局限于整个地中海沿岸的狭小地区,迅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也由于随经济变迁而发生的必要的政治变革,(社会)进化(Evolution)在一种有益的朴实中出现了。这个大时代被清晰地与其他时代区分开来,我们也许能希望发现其中的一般法则。 1

但是首先要说的是,古代城市中的经济事实并没有显现出与现代国家一样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也没有被那么清晰地记录下来。许多问题有待回答,而许多答案则仍显含混与模糊,甚至有时候看起来自相矛盾。当一个人从事必要研究时,甚或是一个人试图得出即使是局部性质的结论时,这些困难是非常严重,而且经常是无法克服的。

首先,在我们的文献资料中存在着多大的缺口啊!无疑,那些古希腊最卓越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注意到在公共生活与国际关系中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年—前396年)将过去的殖民活动和诸多改革(revolutions)与农业、贸易和航海的条件联系在

一起,同时也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学说通过确保大多数人命运安全的愿望解释了雅典民主制和帝国主义的胜利。柏拉图(Plato)醉心于研究由土地和动产分配引起的问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致力于寻求外部战争、国内斗争和政制(constitutional)变革的动因,而犬儒学派(Cynics)和斯多葛学派(Stoics)的道德理论最后导致了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古典作家在他们所记录的现象上给予我们的确切信息少之又少。

相比其他事情而言,数字很少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数学统计,这个对于调查和政府来说十分珍贵的手段,无论是城邦自身还是研究者,全都对其一无所知。的确如此,在绝望中放弃这种信息而不是从某种资料中通过差不多是直接的推断获得近似的结果,这是没有理由的。例如,可以从征兵名单(military recruiting-lists)中计算出城邦中公民的人数,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这样的方法需要谨慎对待,因为计算的过程可能具有欺骗性,同时结论一般是可疑的。对于工农业生产,对于商业交换,对于自由民与奴隶的人口,这种方法不得不使用。但是一个人几乎永远不能获得数字上的确定性。在古代历史中,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定量的事实。

幸运的是,对于这些令人遗憾的静寂,部分地恢复当时情形的手段并不缺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手段甚至会变得更多。一开始,我们所占有的仅有的数据是由考古学和史诗提供的。我们不得不去审视那些废墟、破损的花瓶、珠宝和刀剑——虽然是无声的证据,但却展现了生产中心、商业联系、航海路线以及影响区域。而接着我们听到那些吟唱阿喀琉斯(Achilles)和奥德修斯(Odysseus)事迹的声音。在诗人的这些虚构中,我们发现很多关于工作的男人和战斗的男人、贵族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财富、工匠谦卑的自尊,以及在神话国度中寻找财富的英勇船长的确切事实。稍后的诗人们,不再是记述神话,而是以自己的名字记述自己的时代。赫西俄德(Hesiod)给农民和水手各种建议,而梭伦(Solon)与迪奥吉尼斯(Theognis)^①则将挽歌变成了斗争的武器并投身于党派之间的争斗之中。同时,人民或城邦的事迹被写成散文,但仅仅

① 公元前544—前541年的希腊悲剧诗人。——译者注

简单地讲述发生了什么。这些都是历史的第一次呓语(stammerings)。货币流通和钱币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它们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流动,并向我们展示了商业交易的主要趋势。尤其是在雅典,当历史学完全成熟的时候,一个时代来临了。它不仅呈现给我们事件的政治方面,而且也允许我们粗略地描绘它们的经济背景。而且通常,仅仅通过间接提及,向我们展示了几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而后,哲学也出现了,并且基于观察到的几乎忠实可信的事实,构建了理想的或实际可行的制度。当碑铭开始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料时,公元前5世纪资本的重要性新奇地展现出来。不动产的出售和婚姻财产契约的名册、抵押公告、雇用和借款合同、遗嘱与赠与契约都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土地制度、土地价值、遗产构成以及私产交易程序。奴隶解放行为为奴隶制问题提供了一线生机。同时劳动合同,尤其是公共工程账目,给我们提供很多详细的信息,即这个时代的关于自由人和奴隶劳动的分配,商品与运输的价格,奴隶的规模,以及工业中劳动的划分和强度的统计数据。一份按照一个神庙管理部门(administration)的命令雕刻的财产账目,甚至告诉了我们阿提卡(Attica)生产的谷物的数量。最终,当古希腊文明扩展到东方全境时,传统的资料来源又通过纸草文献得到了补充,这些纸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希腊化埃及(Hellenized Egypt)的物质生活信息。因此,如果我们小心地不像在当代国家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的那样去考虑古希腊的经济问题时,我们将会发现要从它们身上获得一线希望也不是那么困难。

让文献自己说话,而不是强加给它们一个我们自己的先入为主(*a priori*)的观念,同样也是非常英明的。抓住一些孤立的事实,夸大它们的价值,并试图从中寻找一些宽泛理论的结论,这是极其危险的。一般而言,无论是对于从古董中寻找自己理论来源的经济学家还是对于持经济学观点的古史学家,这一危险都是无法规避的。前者习惯于定义和描述工业和银行业体系中的复杂元素而没有认识到它在已经过去的世纪中到处都是。而且,既然他们没有在古希腊城市中发现垄断生产手段和剩余价值的阶级,那么,他们便从明显的不同中臆断出根本的差异。后 4

者,似乎已经在逐渐消失的世界占据了一席之地,为了使它更好地被理

解,他们仍然试图不断与现代世界进行比较。尽管有着专业上的谨慎,他们通常还是身不由己地从表面的相似之处推断出根本的同一性。只要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富裕和贫穷,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说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没有寻求保留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将其调和的情况下,同时也在没有考虑(只要我们可以避免它)是否将诸如此类我们应当记录的事实或法律扭曲以符合某些或其他体系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历史方法的要求,以杜绝冒险假设。同时,我们也不应让那些想在技术性的问题上获得明确答案的经济学家过于失望。

为了避免急躁和草率的结论,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即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区分出不同的时期。正是这种对必须的区分的疏忽以及从过去每个世纪里举出一些偶然的例子的做法,使得不同意见的学派都通过轻易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方式来相互指摘对方的错误。如果不是基于历史发展先后顺序,那么,历史哲学所特有的辩证法则往往是错误的。因此,当我们冒着明显重复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回归到不同场合下一系列相同事实中去时,我们应当逐个时代地展现一幅幅完整的画面。依据归因于社会现象之间紧密联系的绝非偶然的巧合,古希腊经济的各个阶段是和文献证据的持续增加相一致的,这能使我们对它进行研究。因此,我们有四个阶段需要详细讨论:

1. 希腊人把家族(patriarchal)和游牧(pastoral)制度带到了爱琴海(Aegean)沿岸,在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那几个世纪里过渡到家庭劳动和农业经济,接着又发展到城市和商业经济阶段,并且开始涉足遥远的土地。
- 5 2. 古风时期希腊货币经济的统治地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的胜利。当财产(原文为“poetry”,疑为“property”,即“财产”。)变成私有时,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使自己与土地贵族对立起来。重要港口之间竟相争夺霸权,而海外殖民则使得希腊民族遍及地中海地区。
3. 在公元前5和公元前4世纪的伟大岁月里,当完美的制度出现在伟大的历史家的作品中和不可胜数的各类文献中时,雅典使自己走在了希腊的前面。既然雅典需要一个海洋帝国来维持她的民主制度,她就使比埃雷夫斯(Peiraeus)成为接纳来自全世界各种自然产品以及向四

面八方出口工业制成品的集散中心。此时这个城邦的经济体系与整个地中海地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4. 当城市结构瓦解时,当整个东方转向希腊主义(Hellenism)而埃及在纸草上记录了这一革命的影响时,货币制度渗透到了新的地区,劳动分工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利益网络被建立起来。这是世界市场的第一个大致轮廓。

第一部分 荷马时代

第一章 从家庭经济到城市经济

如果说希腊人能在几个世纪里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都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那是因为他们定居在曾经长期受到先进文明影响的土地上。从克里特(Crete)到迈锡尼(Mycenae),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的文明已大放光彩,前希腊(pre-Hellenic)民族的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创造了大量的杰作,并且这些作品已经向外传播。

透过《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篇章,四百年的历史浮现在我们眼前,其中对迈锡尼时代辉煌成就的记载仍很丰富,然而,这一切始终都处于北方游牧部落骑士的统治之下。诗人般的亚该亚人(Achaeans)挥舞着青铜制的矛和剑,但也知道铁并用它来铸造锐利的工具甚至武器。因此,在荷马时代初期这两种文明并存,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之最后发展阶段中,各种各样的原始文明形式都会自己显现出来。当一个野蛮社会通过武力使自己定居于一个较高文明的社会时,这种现象总会发生:提及希腊,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一次出现的被征服民族征服了其野蛮的征服者。入侵者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游牧民族一旦定居下来就能意识并感受到农业文化的先进性。迄今为止仍集聚于部落的家庭,在城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没有放弃他们古老组织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修正它。荷马时代的史诗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末的这种转变,也向我们展示了希腊从本质上的家庭经济制度过

渡到城市经济制度的过程。

- 8 家族(family)(氏族, *genos*), 就像希腊人开始了解的那样, 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体。视同一英雄为自己祖先的人们仍然团结在同一家族内。普里阿摩斯(Priam)^①的 50 个儿子和 12 个女儿, 虽然已经结婚, 却全都一起住在家族里。家族群体对城邦要尽一定义务, 同时组成城邦的个体也依赖城邦。它保持着自治, 有自己的首领和宗教信仰, 有它自己的管理权和自己的司法审判权。

只有经济上实现了独立, 政治上的独立才有可能。从词源上看, 经济起初是指家务管理。家族试图实现自给自足, 并设法通过自给自足(*autarkeia*)实现完全自治。虽然森林和牧场是公有的, 但是家族必须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些同吃同住的人, 共同占有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属于每个人, 从而也就不属于任何个人。正因如此, 它是不能转让和不可分割的, 财产继承问题也就不会出现。凡是依靠公共财产生活的人都必须严格履行公共劳动的义务, 如果他拒绝劳动, 就会被遭到共同体(*community*)的驱逐。因为每样工作都有它一般的用处, 所以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某个家族雇用少数几个奴隶, 或者偶尔雇用族外的劳动力或手工艺人, 那是因为氏族内劳动力不够, 或者因为某些工作需要特殊的技能。但是没有哪种职业被蔑视为是卑下或唯利是图的。

家庭经济几乎只包括畜牧业和农业。哪里土地肥沃哪里的家族就富有。家族收获足够多的谷物、拥有足够多的家畜以及获得需要的奴隶, 并以此引进手工艺人或商人, 制作或买进有价值的物品。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它总是能通过战争、海上掠夺和抢劫获得收益, 以增加其领地的资源。

但是纯粹的家庭经济制度不能生存。除辅助性的劳动力和地下不能产出的物质资料之外, 它还总会被必须从各处寻找的必需品所困扰。在希腊, 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会在城邦存续期间迅速地发生变迁。从荷马

① 特洛伊末代国王。——译者注

时代开始,家族(*genos*)就开始蜕变,并趋向于分裂成小家庭。原有的纽带全面松懈。年龄较小的儿子和私生子对在家庭内遭受的不公平感到气愤,起而反抗;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无法屈从乏味的劳动;罪犯被驱逐出家门。这些都是从传统家庭结构中脱离出来的个体。此时,破裂虽然没有发生但在酝酿之中。人人都想少劳动,但却想分享更多份额的剩余产品,人人都渴望享受舒适、奢侈的生活。因此,个人主义正在滋生,与此同时,城邦的力量也在增强。接着,旧的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要被改变。

私有财产恰恰在公有财产的内部形成了。起初,私有财产仅限于非继承所得——动产、牲畜、奴隶、船、铸铁、珍贵的花瓶、武器以及衣物。但是打算分开住的人的房产渐渐地也属于个人。最终,个人占有的财产扩展到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城邦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在新定居地分配土地时不考虑家族群体。当瑙西诺俄斯(*Nausithoos*)带领费阿基斯人(*Phaeacians*)来到斯客里亚岛(*Scheria*)时,“他给自由民建造房屋,均分田地”。为了报答这些首领,这些自由民给他们送去一份富饶的地产(*a temenos*)。公共权力授权或容许个人开垦集体保留地(*eschatie*)上未开垦的荒地。家族集体所有权也受到了影响。家族首次敢于分割公有土地,典型的例子就是:有犯人的家族会给予犯人一份土地,以这种方式从家族中清除他自己行为的责任,以免落到全家族所有人的头上。可是,分配土地与这种新想法如在相当长时间内如此一致,仅仅是个例外。在许多家族,集体所有制都被乐意地放弃,人们通过抽签使每人获得一份财产或小额份地(*kleros*)。各人所得份额可以再分割给下一代。继承人严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利。“在手里握有测量土地的计量标准的同时,他们竞相争夺可以划分公有土地的界标的放置,对最小的份地也会争执,以使份地均等。”到处都有私人争夺土地的痕迹——界标、沟渠、篱笆和栅栏。

然而,把土地据为己有并不是彻底和永久的。私人仅占有保留地上最肥沃的部分。大多数大氏族顽固地坚守承继(*substitution*)原则。在

某些乡村,公共法律把先前由习俗施加于氏族领地之上的禁令扩展到小家庭的财产;尽管小额份地死后可被继承,但是不可分割、不准转让。在其他地方,氏族对其领地内成员的份地拥有明确的支配权;每块份地可以无限地被分割,但绝不允许脱离氏族。这样,家庭集体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持续了下来,或是在缩小的权限范围内保持其严格的原则,或是被个人财产所有制所调和。

无论如何,占用土地都会导致地产的分配不均。一些家族首领利用时机宣布原来仅归其先辈管理的土地属于自己。首领们甚至逐渐视自己为其管理区域的绝对统治者。这些“部落的王者”(“king of tribes”)把自己置于农业贵族之首的位置。在收获季节我们看到有个人站在田沟里,倚着节杖旁观着,被自己的传令官簇拥着,此人就是“田地之王”(king of a field)。在这些大地主的附近是仅仅拥有一块份地的小人物。当一块地产由于死亡的缘故被严重分割时,农民就要在更小块的土地上辛劳耕作。这时已涌现一大批没有土地的不幸者,他们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要么靠在别人田地里帮工赚钱生活,要么靠挨家挨户乞讨生活。

变得日益重要的动产至少给了这些无地者有获得补偿的希望。手工艺人,即造物者(*Demiourgoi*),在公众的支配下提供服务,过着稳定的生活。但是这种职业数量不多。此外,某些冒险者像海盗一样出行并带回大量的掠夺物。可是,没有太多这样的海上贸易先驱。人们一般都会娶个“富有人家的女儿”,从而快速成为土地贵族。在自然经济盛行的社会,动产自然地归拥有土地的家庭所有。

11 财富对于荷马时代的英雄已经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象征和引以为豪的资本。当然,毫无疑问,他们感到自豪首先是因为他们是神之子;但是,财富也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格。一个人为了坚称自己的重要性,他往往会陈述其家谱和家庭财产情况。例如,狄俄墨得斯(Diomedes)在列举完他祖上四代人物之后,又宣称他父亲“拥有宽敞的房子和大量的珠宝,房子周围是肥沃的麦田,栽满果树的果园,以及不计其数的牲畜”。